

Wo men shui jiao ba



Womenshuijiaoba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我们睡觉吧



“坚持到底，就是胜利”？

不快乐了就打住，过程就是目的，

他们从不追求终极，

“过程的快感”

是他们生活中最高的美学律令。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

丁丽英等著



Xianggeiqingnianpengyoumen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我们睡觉吧

丁丽英等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/我们睡觉吧/丁丽英等著.

-北京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0,12

ISBN 7-5387-1857-5/I·1602

I.网… II.①我… ②丁… III.文学-小说集-当代-中国
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7285 号

我们睡觉吧

责任编辑:李至高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 5638648)

发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:30 千字

印张:11

版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2000 册

书号:ISBN 7-5387-1857-5/I·1602

定价:18.00 元

目 录

- 1/ 我们睡觉吧 / 丁丽英
16/ 晃晃悠悠 / 石 康
176/ 爱的历程 / 施 雨
242/ 单身女人的周末 / 路 离
254/ 滴血的太阳 / 酒 心
290/ 我们正在变成好人 / 东 西
304/ 自由作家手记 / 赵 凝
311/ 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/ 安妮宝贝
314/ 爱到逃离 / 安妮宝贝
317/ 再见了,我的天使 / 失 落
337/ 林 子 / 中国石头

丁丽英

我们睡觉吧

我们睡觉吧

沈安和王慧成了情人。要说事情，却简单得很。

那天七十周年校庆，舞会挺热闹。一些毕业了很久的校友，都回来，兴致勃勃地在新建的舞厅亮相。这说明他们其实并不太老。王慧毕业也快十年了，有时她觉得那不过是上个月的事。而沈安是在武汉念的大学，广州念的研究生。他工作了一阵子，觉得广州太热，太易分心，就考到上海做博士，结果留校当了教师。这是沈安说的。沈安还告诉她，他的祖籍在东北。王慧觉得，一个人竟为了气候的缘故挪地方，换工作，拖家带口的，说什么也很稀罕。当然沈安念博士时，王慧早已工作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没有机会相遇。可能这就是所谓“相见恨晚”的原因吧。而王慧隐约觉得沈安不是真正的校友，至少他没有在青春年少时和她同过学，反倒像一只布谷鸟，乘人离开之际巧妙地占领了巢穴。

那个晚上王慧一直在跳舞。从华尔兹到吉特巴，从迪斯科到一种难度较高的“恰恰”，没有一支曲子拉下过。她不甘心，如今当学生的，竟拥有灯光和音响如此高档的舞厅。沈安多数时候却坐在舞池外的火车座里。他注意到一条机织的玫瑰红长裙，降落伞一般，不停地人在人堆里旋啊旋的，格外醒目。沈安在娱乐方面比较笨拙。作为一个大男人，连舞都不会跳还像什么话？所以

不知怎么学来这一手，偶尔也会踩几下别人的脚，但碰见简易的曲子，总算还能勉强对付。

“友谊天长地久”是最合适的旋律。校友们沉浸在对青春没完没了的留恋之中。音乐所到之处，一些昂首阔步的鸵鸟迈开摇晃不定的步子。沈安拖着王慧，东闯西撞了一番后，不知不觉闻到她身上一股特殊的气味，顿时腿脚软绵绵的，好像踩到了体操垫。那是一股奶油冰淇淋的气味，他因此联想到正在他手臂下渐渐融化的乳白色固体。他也一直认为，一个大男人要是被这些事吓倒，还像什么话？于是他红了红脸，作了自我介绍。他的腼腆，马上赢得了王慧的好感。她教了他一招，并约好什么时候再切磋“技艺”。

到了春节，沈安打电话给王慧说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聊聊？”这个春节他没回老家。他俩正好都有假期。沈安又说，“你为什么不上我家来”。他告诉她，他新买了一架cd唱机，他们可以在上面放惠特尼·休斯顿的歌曲。他猜王慧是个流行音乐fan（爱好者，迷），不过趣味保守。而他喜欢的却是古典音乐，什么巴赫啦，肖邦啦，肖斯塔科维奇，其实也不过瞎听听，他谦虚地说，“算不上真正的爱好者”。他还设想，他们会一起吃一顿饭，过后打打牌。他同时还请了另外一个校友，一个修辞学专家，他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可沈安没说，他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回长春过节去了。他也没强调，让王慧的丈夫一起来。

最后，那个受邀请的“修辞学专家”没有出现。也许他出现过，又退了回去？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？反正，沈安早已备下一大桌火锅原料：羊肉、牛百页、菠菜，外加“川奇”，“王朝干红”什么的，等着王慧。王慧想，聪明人到底是聪明人，自有一套招待客人的办法。火锅，完全掩饰了不善烹饪的弱点。

他们吃得很慢，不时瞧瞧对方，一边等着生食煮熟，好把它们从混浊的汤汁里打捞上来。王慧的右下巴上有一小粒痣，左侧

有只牙齿长在另一只后面。她笑起来时，嘴巴咧得很大，好像脸上的皮肤不够用了，过后，也没想起复原。她具有某种恣意的美态。她没有孩子。当他们谈论孩子的时候，她就跑过去把沈安儿子的照片从墙上摘下来，看个仔细。“他长得真不错，真可爱。”王慧说。其实她本想说，做父亲的也是如此。

沈安很英俊，不高不矮，胡子整齐。如果等那些胡须长长，也许是金色的，也许曲卷。他的头发颜色也很淡。皮肤白得像洋人，穿一件藏青色的圆领手编毛衣，里面是粗格子衬衫。牛仔褲。他还戴了一副度数不深的眼镜，如果不是因为习惯，或者鬼知道是怎么形成的知识分子的审美观，王慧想，他蛮可以什么也不戴的，那样，看上去就有点像阿兰·德龙。

他们聊了一会儿舞会，学校，工作，共同认识的某个快要入土的教授，那人有一次竟坐着轮椅在讲台上做学术报告，后来因为缺氧被人推了下来。沈安说，他很难想象一个人竟会老到这种地步。也许他以后当了教授，也会这样的。王慧说，那人因为勾引女学生，在文革期间被人游斗过。他妻子因此上了吊。沈安说，真有此事？“知道吗？那时人们管这叫什么？搞腐化！”她说，当时她还小，错听为“搞五花”。她想什么是“搞五花”呢？好像那个人在不该摘花的花圃里摘了花。两人全笑起来。他们想象不出，另一个人竟为此上了吊。他们还聊了住房，各自爱人的工作。王慧的丈夫小李是个“监理师”，沈安就问，“监理师”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王慧说，她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。她只知道他每天坐地铁到市政府上班。而沈安的妻子也姓李，是个教师，不过教的是中学。这样一比较，王慧觉得自己在国营企业做文秘，好像最没文化了。她的爱好听上去也不是文化之士的爱好：跳交谊舞，每天早上到公园打木兰拳，参加公司举办的各类比赛。她的身材倒练得十分健壮，肌肉结实、气色白里透红。最近她还学习一种入静的瑜伽。

他们互相敬酒，用筷子在碗盘边缘敲响对酒令。“老虎”，“鸡”，“虫子”，“木棒”……渐渐地，王慧有些醉了。她感到愉快。她说，“我是老虎，你是鸡。”沈安也有些不胜酒力，他说，“不，我是老虎，你是鸡。”他们争执了一翻，最后沈安说，“谁也别争了。我们都是虫子。都是虫子。而且是害虫。”他们想起十年前电视上的一则杀虫剂广告，于是王慧唱道，“我们是害虫！我们是害虫！正义的来富灵，正义的来富灵把我们都杀死，都杀死……”

于是两人在房间中央举着胳膊，抬起屁股踏步。“是这样，是这样。”他们回忆着往事。他们搂在一起跳舞。跳来跳去，沈安就说，“我们睡觉吧。”王慧停止了哼唱，用力把眼皮抬了抬，说，她也感到有点困了。沈安更正道，“不是一点困，简直是困极了。”王慧沉吟了片刻，就说，“那么好吧。我们睡觉吧。可我把话说在前头，除了睡觉，我们可什么也不干。”沈安说，“我也把话说在前头，除了睡觉我们不干任何事情。”两个人开始发笑，绕着床兜圈子，将枕头掷过来，掷过去，好像那是他们身体的组成部分，这种时候，也需要被如此这般地接纳，拥抱，揉捏不断。王慧说，除了爱人，她还没和人睡过呢。

沈安说，他也是。“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说不定有点不一样。”

于是，两个人拉上窗帘，脱了衣服，小心翼翼地躺到床上。他们盖好被子，在对方的背上用手写了一会儿字。王慧起先写“人”，后来又写“大”，这都没什么难，很容易猜着。沈安说，“看我的。”于是他就写“太”。王慧说，既然你这么写，她也是有办法的。她吸了一口气，想了想，就在沈安的背上写一个“木”字。“真了不得呵，”沈安说。很快，两人都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上午沈安打电话给王慧，说他妒嫉死那个“监理师”了。“我恨不得杀了他。”他说。

王慧说，“为什么呢？”

沈安说，“你自己清楚，他每天可以和你睡觉，而且随时随地……”

王慧连忙“嘘”起来，“轻点，他正在阳台上浇花呢！”

“那我更得杀他。”沈安说，“然后踏着他的尸体，手捧鲜花去见你。”

王慧没有回答。沈安又说，

“我非常想你。”

这时，“监理师”小李从阳台走进来，王慧赶忙挂断电话，好像话筒突然烫起来，捏都捏不住了。

那是晴朗的节日。小李走到窗前，又为房间里的一盆水仙花浇水，摆正里面的鹅卵石。他背对王慧，欢快地吹着口哨；王慧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仔细地辨别曲调拐弯处的弱音，似乎有些颤抖，又有些委屈。而窗外的鞭炮声却不绝于耳。相比之下，王慧的声音就格外温柔了：

“假如有人要杀掉你怎么办？”

“谁呢？现在谁会有如此激情？”

“假如有人要吃掉你呢？”王慧突然感到自己在内疚。

小李眯起眼睛：“那会是谁呢？我等着呢！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多好啊！不过那都是国家的损失。”

他无知地笑起来。王慧走过去抱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的后背心。

第二天下午，王慧提着一大袋子准备好的菜来到沈安家。中学教师小李还没回来，而“监理师”小李将在单位值夜班。她把家里的电话搁起一点，造成中断的假相，这样，即使他打电话，也打不进来，因此没法判断妻子整夜都不在家。另外，为了防范沈安的同事邻居，王慧又戴了一副墨镜，脑袋用一条丝围巾包裹起来，样子像一颗巨型手雷。她压低下巴，疾速通过甬道，等沈

安打开房门，便燕子似地扎进去，并一直旋转着，滑翔到厨房。到了那里，她才长喘了一口气，定下神。她将带来的熟菜装盆子，将一只乌骨鸡伴着生姜、黄酒和火腿片炖在炉子上。据房中术上说，人们必须及时补充失去的水份和体力。必要时，她还会屏息吐纳呢。然后，她解下围腰，洗了手，回进房。不出所料，沈安在半路抱住了她。

“真想吃了你。”他说。

“可我只想吃鸡。”王慧说，“我还想喝鸡汤呢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沈安说，“我一定先把你吃了。”

“怎么吃法？”这时，他们已经来到床边，几乎同时，两人“通”的一声，掉了进去。于是，真的像吃一顿美餐，床上立即风卷残云，杯盘狼藉。

“简直是胡闹。”事后沈安笑着总结道。他穿一条浅蓝色的棉毛裤，趿着拖鞋，跑到厨房里舀一碗鸡汤。而王慧想的却是，一个男人穿浅蓝色的棉毛裤毕竟显得可笑。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，这人竟穿着那条松夸夸的裤子在她鼻子跟前晃来荡去。王慧满意地想，怪不得北方男人一个个那么神气活现的。可事已至此，两人都筋疲力尽，谁也没有兴致开玩笑。就匆匆喝罢鸡汤，捡了几样小菜扔进嘴巴，昏然睡去，不提。

一觉醒来，已到了深夜。王慧第一次看清了这间房间：一面墙壁全长着书籍，那个书架沉没于黑暗，轮廓不很分明，因此，看上去浅色的书，五花八门，全是从墙壁上长出来的。有的倒向一侧，有的倒向另一侧，歪着脑袋。它们都有些疲倦。想想，一个人一辈子的财富，也是一个人一辈子赖以生存的食物，全部在这里了。另一面墙上，窗户般大的镜框内贴着几排蝴蝶标本。当然，不仔细瞧，就可能错以为这些蝴蝶排着队，正向房间飞进来呢。沈安的呼吸很均匀。

这是一个会让人产生错觉的房间。这也是一张别人睡过的

床。王慧翻了一个身，想了想自己为什么要在这儿。看上去，她好像一直睡在这儿的。瞧这些被褥，枕头，多么熟悉，还有身边这个人，这安逸的呼吸声。

她把手搭到沈安身上去。沈安醒过来，回抱她。他们抱着又睡了一会儿。后来，王慧挣脱了对方，转过身，“几点了？”她问。

沈安说不知道。管它几点了。他又抱紧她，不再放松，好像一只老式时鸣钟的发条突然工作了起来。

“这个房间看上去有点像我的姨妈家。”王慧说，“小时候我在那里过过夜。姨父是个甲鱼食用迷。所以他们那间小亭子间，一年四季散发着甲鱼的臭气。”

“你说这儿也有这股味道？”沈安说，一边拿手使劲揉捏着王慧的大腿。

“好像是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更像。他们的屋子里老是挂着一幅过期的日历，上面画的就是蝴蝶。那老头还喜欢拿胡子逗我，拱我的脸。他说，香一记，就给吃一只甲鱼。他的家里到处养着甲鱼。桌下，床底，矮柜上，有一次我看见两只甲鱼慢悠悠地在五斗橱底下走着。他总是用筷子引诱甲鱼咬住，然后将它们的脑袋砍下来。他喜欢吃冰糖甲鱼，也喜欢吃清炖甲鱼。后来他死了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沈安又开始摸她的腰。她的腰有些粗，底下搁不进一只手去。不过，他还是费了一点力，将手腕嵌了进去。现在，两人好像就要开始跳舞了。

“我感到害怕。”王慧说。

沈安用另一只手抚摸她。脖子，纤巧的肩膀，小而结实的乳房，柔软的腹部。然后他把手停在小腹下面。海草，盐碱地，陡坡，峡谷……它们在什么时候长成这个样子的？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？是怎样的情绪，怎样的想法培植出这不同寻常的手感、

气味和难以捉摸的肌理的变化？他轻轻地抚摸着，感到惊讶。

“这样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些了。”王慧说，“不过为什么？”

“父亲死的时候，我才八岁。”沈安说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王慧正盯着他。“我也很害怕。不知道该不该哭。后来，我就把这事忘记了。”

“你能忘记吗？”

“起先不能。后来我想，世界上的事情恐怕都是这样的，我强迫自己忘记它。”他吻了一下她的脸，又用手指把她的眼皮合上，好像那是一个死者的眼睛。

“再睡一会儿吧，”他说，“再睡一会儿。”

黑暗中，王慧找到这个人纤弱的手，紧紧握着。

要知道在平时，王慧并不是个伤感的女人。她性格开朗，爱笑，爱吃，喜欢研究驻容养颜的食谱。但接下来的事，还是让她感到愁闷、忧心忡忡：沈安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家了，这个学期她又不坐班，一星期没几节课。王慧白天根本没法上那儿去，更别说过夜了。王慧家本来白天还有空，可“监理师”小李这些天正在为一个什么工程写报告，白天也经常呆在家里。这样，幽会算是彻底泡了汤。只是沈安还是不停地打来电话。遇见小李的声音，马上挂断，害得小李惶恐起来；遇见王慧，也不报自己的姓名，只是低低地问，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王慧说，“我没在干什么。”有时候她会说，“我正坐着，想心思呢。”或者说“我在看电视。”她告诉他，这事完全没有希望了。小李开始注意听起来。王慧于是就对小李撒谎说，那是他们单位的支部书记，正在鼓动她入党。不过小李仍然疑惑：那人为什么在电话里一说就没了个完，而且王慧越听越惭愧，看来，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为了消除小李的疑虑，就得有更加殷勤的笑容，前所未有的甜言蜜语。“我爱你，我多么爱你呀。”王慧不停地这么唠叨，同时不自然地

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，一会儿拍拍他的小肚子，又把他的臭袜子拿到洗手槽那里洗干净。她为他买来带有加厚橡皮筋腰衬的内裤……渐渐地，她感到厌倦了。

外滩。

灰色的江水自由地拍岸，发出琐碎而谨慎的响声。两人肩并肩站着，将胳膊撑在堤围上。

“你为什么一听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断？”沈安说。

“我看我们算了，结束吧。”王慧说，“我不想再撒谎。我真受够了。”

沈安看向远处，没有回答。

“我恨不得死掉。”王慧说。

听上去那不是真的。

“我在想哪里有按钟点出租的旅馆。”沈安说，“我听说，如今旅馆可以按钟点出租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。”王慧说。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愿意再解释：“我不愿意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。”

那是些海鸥。

“这里竟然有海鸥。”王慧说。这回沈安答话了，他说他也是第一次看见。

“简直大得吓人。”他撤出手臂，举过头顶：“看上去像老鹰一样。”

“不过它们确实是海鸥。”她想说，她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鸟，它们让她惊愕。

“我看也是的。”沈安叹了口气，觉得应该把话题叉开。于是他给王慧讲述一个他曾经看过的电影，名字叫“群鸟”，“它也是希区柯克爱拍的那种悬念片。”他说。

王慧听着，眼睛仍然不离水面。一只海鸥从他们头顶附近盘旋开过，嘶声裂肺地喊叫了两声。它的躯体洁白、肥硕，样子十



足像一头老鼠，爪子几乎看不见。

“有个姑娘，我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了。不叫爱丽斯，就叫梅兰妮。外国人的名字，她们倒很少叫什么慧的。”沈安说着，看了看王慧。王慧不以为然。他继续说，“那个姑娘爱上一个青年律师，就到渔村去追他。律师和他的寡母和年幼的妹妹住在一起。那个寡母有点那个，你知道的，使人产生‘俄底浦斯情结’的那种。姑娘好像真的爱上了她的儿子，那个律师，也有可能律师爱上了姑娘。谁知道。反正，有那么一点神秘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海鸥开始袭击人。大人，小孩。啄死了一个，后来又是一个。当然，姑娘是主要目标，好几次，她也差点丢了性命。律师的母亲说她是扫帚星，她一来，海鸥就开始害人。你想，一大群海鸥，起先好好的，在那里飞呵飞，只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兆，还挺有诗意，突然就没了头没脑地朝你扑过来。它们疯了。那气势真的很吓人。密匝匝的一大片，从天而降，奋不顾身……”

“你是说海鸥会攻击人？”王慧说。

“那部电影就是这么讲的。”沈安说。

她回过头，不相信地端详他：

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后来姑娘受了伤。要知道，这以前已经有一位姑娘被那些疯鸟啄死了。好像那人也是律师的女朋友，因为发现律师有那么点恋母情结，所以分了手。结果她被鸟啄死了。而律师现在的这位女朋友据说行为有点古怪、不检点。她在罗马赤身裸体地跳进喷泉。你想，外国电影有时候会搞得很复杂。事情真的复杂起来。不断的特写镜头，闪回，那些人惊恐得像鸟一样。我是说，人到惊恐的边缘，也会像鸟一样”呼啦啦“到处乱飞。你要知道后来怎么样了，后来，他们全乘上汽车逃走了。”

“电影结束了？”

“是的，电影就这样结束了。”

“没提到他们可能结婚?”

“没有。他们只不过一块儿逃走了。”

“这里的海鸥恐怕不会咬人。”

“说不准。”沈安抬头凝视着三三两两的海鸥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开始往西走。王慧又回头看了看仍旧发着灰的混浊江水，看了看那些似乎还算温良的鸟类：

“我们以后做好朋友。”她说。

“不，我不同意。”沈安说，“坚决不同意。”

没过几天，事情似乎有了转机。那个“修辞学专家”去美国学者访问，一套公寓暂时借给沈安，好让他“专心治学”。

“这么说，真有这个人喽？修辞学专家！”王慧站在窗帘边，抚弄着窗帘的拉索。阳台上，一盆仙人掌开出红色和黄色的花球，好像在提醒人们，这儿可不是沙漠。“我还以为那是一个胡诌出来的人呢！”

“你没想过，这也是一间胡诌出来的房间？”这儿什么都有。

沈安察看着衣橱、台灯、写字台和床。床上没有床罩，一条老式的床单呈现出来。他注意到上面印着一条龙和一条凤，不过已经洗得退了色，不新鲜了。

“他是个单身汉吗？”王慧问。

“他离过婚。”沈安说。

“你也乐意离婚吗？”王慧把窗帘拉拢，室内顿时暗下来，好像将要放一场电影。

“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个念头？”

沈安跑到厨房拿来两杯茶。水有点烫手，他赶忙将它们放了下来。

“你乐意离婚吗？”王慧又问。这时她已完全转过身子，脸对着他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沈安说。

那天，躺在那条有龙有凤的床上，他们谈得很多。离婚后会是怎样一个情形？想想看——王慧将什么也没有，只提一口衣箱，里面塞着几条裙子和几本保健食谱；沈安将得不到孩子。当然他们会远走高飞。沈安说不定会到海口大学找个工作，同时忍受他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。而王慧将辞职，中断打木兰拳，完全变成一个家庭主妇。热衷于烹饪，偶尔也跳跳舞，或者养成新爱好，在海滨游泳，把皮肤晒得黝黑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跟着电视做健身体操。“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蹲下起来，五六七八。四二三四，双手举平。抬腿挺胸，五六七八。左右左！左右左……”唯一的好处，他们将长久地在一起，日日夜夜，再没有人能使他们分心了。

“这样我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？”沈安说，“这样我不是又要从头开始？”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那么，你觉得我们会永远活下去？”王慧说。她仰面躺着，手脚并拢，一动不动：“你觉得我们会永远这样，活下去？”

这之前，他们生活中谁也没有作过类似的决定。他们只是决定过和一个人永远生活在一起，于是登记，结婚，生孩子，那显然容易得多。可现在，他们又要决定和另外一个人永远生活在一起。多么荒唐的事！那个人起先不知躲在什么地方，等哪一天突然冒出来，站在你面前，和你说话，和你睡觉，于是你就得想办法和他（她）生活在一起了。他们真的有必要生活在一起？

夜已深了。电视机屏幕下起了雨。沈安欠起身将它熄灭。这样，王慧就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了。你可以想象她是躺在一张大床上，也可以想象她正躺在潮湿寒冷的沙滩。不，也许她正躺在一条船上。一条她一辈子也没见到过的独木舟上。她想，自己一向缺乏方向感，尤其在这种时刻，在别人的房间里。可即使让她搞清方向，她又能干什么呢？她会活得很久吗？她会一直爱好打木兰拳吗？现在她不是开始练瑜伽了？她想她并不能知道答

案。

“我们还是别想这个问题了。”沈安说。可王慧不同意。她说这是无法回避的，“再说，小李也是好人。”

沈安问：“你是指哪个小李？”

“两个都是。”王慧说。

“那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是说，那会影响我们的事吗？”

“反正，”王慧又说，“反正，我们得做出决定。”

沈安不再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俯在王慧身上，嗅了嗅说，一个人为什么非得和另一个人捆在一起过活呢？多么没有道理呵！“瞧，现在这样多好！”

而王慧能举出许多在一起生活的理由。她坐起身，把一条腿摆平，弯起来，又用双手去够另外那条伸直的腿。她竟抓住了那条腿的脚脖子。她说：

“他们可以一起吃饭，聊天，一起散步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可以一起做家务。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可以照顾他。他们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直到死去。”

沈安看着她压腿，一下，两下，接着又换过另一条腿来压：

“听上去不坏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要死了，另一个人还是没办法救他，代替他。他只能眼看着对方受苦，眼看着他死去。所以，你说的，仍然不是爱情的理由。”

“我说的是生活的理由。”王慧说。

“依我看，生活的理由只可能是，害怕孤独。因为人不管活着，还是死了，都是非常孤独的。”沈安说。

“哲学老师。”

王慧说不过沈安。

“我本来就是哲学老师嘛！”

“那么好，哲学老师，我来问你，我们究竟该怎么办？”

王慧做完了这些动作，又仰面平躺着，将双膝弯曲，脚踩在